



康志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九日
第五十號

目錄

日本對滿蒙之經濟政策

史匡民

烟
微波

想朝容
孫亨斌

暑天冷語
蘇女

日本對滿蒙之經濟

政策 (續) 史匡民

(五) 經濟領土之價值

如自由貿易論者之自由貿易說，在今國際狀態之中恐徒託空想。假令國際經濟會議，各國代表，承認自由貿易，而實行之，實際的效果如何，雖不得而知；然如日本，領土狹隘，以單純商業之國，決不能持久，必須進為工業國家，始可在國際經濟上，得佔一席乃無可疑者。然原料供給，如何可得確實來源，商品銷路，如何可保安全無阻，斯二者，吾人不能不深致意也。茲將日人所述，節錄於下：

『吾人為斯問題，費幾多心血，十數萬人生命，煩惱多年，所得之代價，即此鮮滿區區域耳。朝鮮問題，起明治初年。中日戰爭結果，朝鮮獨立，更經日俄戰爭，變為我之保護國，以迄完全為我國之版圖時，經許多曲折，但以今日之狀態觀之，畢竟朝鮮在我國工商立國之要圖上，增加之利益不少。就其大體言之：

(一) 朝鮮農產物，次第增加，內地食料之需要，因之相緩。

(二) 朝鮮人自身，由農業而得較豐富之生活；同時，內地工廠，亦得豐厚之原料。

(三) 鮮人依農工業發達而購買力激增

，內地餘剩商品，得有銷售場所。

(四) 內地餘剩資本，投入朝鮮鑛山業，森林業，使朝鮮原始的產物，供給內地，以輔助工業之進展。

綜上數點，朝鮮對於我國經濟，已有如此之貢獻，然與滿蒙較，則又不可同日而語，換言之，即滿蒙地帶與我國工商業之發達，尤有莫大之關係。蓋南滿洲南滿鐵道沿線，大小都會有數萬日人，移彼地居住，使內地人口減少；而移住之日人，又以其資本，技術，勞力等，開發滿蒙荒地，將原始的產物，運至國內，加工製造，造成之商品，又運至中國內地，換取現金，即此觀之，可說滿蒙對於我國經濟的

關係，不僅為殖民區域，抑且為工商立國之要地。滿蒙諸產物中，以棉花，羊毛，鐵礦，木材等為最要，試分述之如下：

(一)棉花產額，與朝鮮相等，朝鮮棉花栽培地，十七萬四百三十七町，收穫額一億三千七百八十五萬斤，輸出額一千三百一十一萬元，南滿州，(旅順大連之總稱)之栽培地，則勝於朝鮮之主要產地。在帝國獎勵之下，斯業較發達，將有八萬町之棉作地。

(二)羊毛，大正七年，(民國七年)以來，滿蒙綿羊改良繁殖之計畫雖已就緒，向無大利可得，然在將來則為極有望之事業。

(三)鐵礦，每年出產額甚多。
(四)森林，滿州之鴨綠江流域，渾河流域，松花江流域，中東鐵路東部，三姓地方及南滿州之大森林，亟待砍伐，若我國國民，向此方作製材事業，可補內地之不足。

由是以觀滿蒙對於我國之關係，如此重要，而我國人，豈可以區區一隅視之歟！云云。(參觀日本改造雜誌)吾人觀此，則知日人對我滿蒙，處心積慮之切，計畫之深，步驟之密，已可概見。

(六)經濟侵略政策

日本對於滿蒙既若此重視，故其對滿而為已有之野心，朝野臣民，無不意見一致。又鑒於我國人民反日運動之無時或息，故拉籌手段，偏重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政策，日人之意，以為：

中國滿蒙資源蘊藏甚富，而已開發之地極少。故日人誠能一致向此經營，投以資本，致以勞力，必能裨益日本之國計民生匪淺。然而南滿國交，非常險惡，日本商品，動被排斥。故必須以巧妙手段，籠絡中國一部份人民，使排日運動消滅於無形。

(一)設立銀行，及各種公社，以盈餘餘之利，分給中國人，使中國人對日本企業之盛衰，受直接利害之關係。
(二)日本資本所開發之天然資源，轉供中國，則日本必為中國之大債權者。以債權者之資格，要求中國供給優美之原料及其他利益，定無問題。

(三)利用中國人之弱點，凡中國已在建設之事業，借與巨額資金，而要以行政監督權為擔保，則其事業，可漸崩頹，以收獨佔之效。

(四)經營之事業，多雇中國勞動者，事務員及其他辦事員，與以較厚之薪金，則本性溫順之中國人，必不致起生事端，

而作排日運動矣。

總之，日本對於我國之滿蒙，處心積累，已非一日矣。彼為移殖人口穩定商業立國之基礎起見，對於我國沿東北邊各地，均有囊括之企圖，滿蒙不過藉口日俄之役而格外重視耳。滿蒙各處物產之豐富，其位置又界日俄之邊疆，在在與我國有重大之關係。彼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野心，固毫無止息，我國國民能不時常驚惕而奮起反抗以保守此國土乎？是則望我國國民之有以自省也。

煙

微波

文學家的房裏，靠壁一個狹小的床，床上一付簡便而潔白的被褥；靠窗一條長桌，桌上滿堆着書和紙，棹旁又有一滿架子的各種樣式的書籍整齊而嚴肅地站着；在一秒鐘以前，文學家從外面走進自己的房子裏來，口裏橫着一枝雪茄，走近他的安樂椅——在書桌前——時，立刻躺下去；於是頭仰着，他一口一口地吸他的烟，並且注視着那「烟」的歸宿。

但是這一口一口的「烟」並不升入天堂，牠裊裊地捲着，變成了霧，由霧又變成了一道白光。於是文學家從這一道白光中看見了許多的事物：

一，
這遠地走來一隻小狗，但走入白光中時，已經是一隻可愛的茶杯了。從茶杯裏冒出一把鋼刀——雪樣地白，於是茶杯隱沒了，鋼刀在白光中晃了一晃，立刻現出原身——文學家一看，並非別的東西，却是一個人，這人不是張三李四，却是老大！於是文學家嚇了一跳，把眼睛一瞥……

二，
那一隻小狗又從遠遠地走來，牠走進白光中時，畫了許多許多的墨線，於是隱沒了。文學家看見墨線上有一所房子和別的一切，有人在墨線上走着。線的條數甚多，但是有不見盡頭。各條墨線都是直的面且很平靜，惟有一根，如水波浪一樣的彎曲而且也如水波浪一樣的蕩漾着；許多多的人在這條線上隨着波浪蕩漾……蕩漾……「荷」！一個人從線上的第一個波浪浮起來，滾下去……一直滾到那看不見盡頭的墨線的一端，沉落在墨線的最後一個波浪之下——文學家一看，原來並非別個，正是老大！於是他的視線之前開了一朵花，他彷彿了一下。

三，
一個牛頭……馬面……羊身……彘尾……猿手……熊腳的東西，跳舞起來，許多的人，許多的人，都以為這一個偉大而奇異的動物

，是可羨數的東西，圍繞着觀看，讚頌着；那個動物舞得越是新奇起來，忽然間，推來了一座砲，轟……把那怪物打倒，冷冰冰地躺在地上。文學家注眼一看，冷冰冰地躺在地上的，不是那六不像的怪獸，却是老大！於是他打了一個飽嗝。

四，
在一座花園裏，一位美的少女坐在花叢中，用她的纖手摘了幾條嫩柳，編成一個籃子，摘了許多的玫瑰花裝着，她提了這隻美麗的花籃走到那邊的亭子裏去，把花送給了一位青年男子。青年男子用唇在許多的玫瑰花上，一一吻過之後，抬起頭來含着微笑向着少女，那少女也報以微笑，而且緊緊地握住他的手。那男子要求少女和他並肩而坐，細細地訴叙衷曲，男子並且用筆在紙上寫了又寫，都給了那少女看，她看着微微地笑，緊緊地牽着他的手，倒向他身上去，抱着他，他也抱住她，接起天長地久的吻來。——文學家看得心裏快樂極了：一轉眼，一道白光晃了一晃，他彷彿看見了老大！

五，
彷彿是一個人，帶上似乎很驕傲的高帽子，披了光滑的大衣，但是底下穿了一雙破爛的靴子。這人很閑散地踱着，眼睛望着天上，他的靴子有時端上一堆牛屎，

使得他踱了一下，他就低下頭來望望，立刻又抬起頭來望着天上。「兵兵」，碰到牆上了！不要緊，搖一搖頭，摸一摸大衣，不要緊得很，仍然抬着頭，相信着，驕傲地向前走。來到了一個處所，上面掛着一塊「藝術」的招牌，「藝術」二字之上有「最時髦」三小字；於是這位帶高帽子的人搖搖擺擺地走進去了。滾……滾……滾……滾！滾！看見一個黑團連滾地滾出最時髦的藝術店，躺倒在街心，喘着氣。——文學家一看……老大！咳呀！

想朝容

孫亨斌

我想起我久別的情人，便有無限的冒咒走上心頭，
只有沈沈地垂着頸子去發愁，兩條濃眉往一處皺。
她並沒有命付汪洋，隨着奔波浪漂到另一個宇宙，
也不是遠隔着山河萬里，數月的路程還走個不休。

我想起朝容來怎麼能夠不鬱憂！

☆ ☆ ☆

我想起我久別的情人，便有無量的悲哀浮上心來，
只有圓圓地瞪着眼兒去發呆，追想着

我倆的情愛。

她並沒有狠心地擯棄我，像一個薄情女郎那麼壞，

也不是我冷淡了她，像是故意來把她遠遠地摔開。

我想起朝容來怎麼能夠不傷懷！

☆ ☆ ☆

我想起我久別的情人，便有無盡的淒酸擠上心間，

只有恨恨地咬着牙暗咒蒼天，怎麼不叫我倆再見。

她並沒有些須忘了我，拿我底像片說陌生的臉，

也不是我怎樣地不把她放在心裏，故意地相隔遠。

我想起朝容來怎麼能夠不恨怨！

☆ ☆ ☆

我想起我久別的情人，便有無上的煩懊擠上心杪，

只有牢牢地捏着兩支拳頭，把書桌使着勁兒的敲。

全是甚麼東西在裏面怪鬧，使我倆見面不敢相笑，

我恨這種暗中吃人的鬼物，直能恨到了我壯我老。

我想起朝容來怎麼能夠不氣腦！

☆ ☆ ☆

我想起我久別的情人，便有無數的怨言跑上心田，

只有乾乾地踩着這一雙腳，仰首悵惘地望着青天。

全是那萬惡的舊禮教在裏面搗亂，使我倆不見面，

我恨這種殺人不用刀的惡魔，直恨到我離了人寰。

我想起朝容來怎麼能夠不咒懣！

☆ ☆ ☆

天吶！我底心田是如何地悲愁，更是何何淒涼？

天吶！我底心弦是怎樣地震動，更起怎樣地蕩漾？

他呵！是永遠地在悲傷，永遠地在浮蕩，在漂飄。

這元整的舊禮教拔去了我們愛園中這惟一的青苗。

我與其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上受着太不人道的待遇，

何如在深遠的山坡孤樹下去細聆虫鳥對語的甜蜜？

我雖有此意，然而，我却還不斷地咀咒在內心裏：

你這殺人犯法的舊禮教，在何時才能夠倒斃！

十七，十二晚平，陋室。

夏天冷語(3)

蘇女

(一)

「我永遠不會有了愛情吧？」現在可相信了。

從前覺得可愛的人太多，現在覺得可愛的人真少，「從前」到「現在」，不過僅僅一年耳。

「一年中就有這麼多的經驗，這樣大的進步嗎？」

倒不是；

願有一個人愛我一下子就好，一下子便做了俘擄，掉了心，昏迷不省人事了

在我「既不很清醒，而又沒有一天忘記過自己，天呀！」

(二)

有人說：「現在看不見革命了，見不到黨了，見不到黨領導下底民衆了。」

的，成功與失敗之後，都不免有寂寞與空虛之感呵！

「現在我們國度裏，真的連青年都看不見了！」又有人這樣說：說的人比我更

銷沉。

許是天氣熱罷，躲在清涼所在昏睡去了；許是革命了，有了出路逃走了；許是……

總之，就合在中山公園五點鐘以後，也見不着一個。——青年。